

传奇将军

李建力
鹿彦华
著

胡奇才

许世友麾下得力悍将
中国的「小库图佐夫」
塔山阻击战前线总指挥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传奇将军胡奇才

李建力 鹿彦华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奇将军胡奇才/李建力,鹿彦华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

ISBN 7-5033-1719-1

I. 传… II. ①李…②鹿…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0336 号

书 名:传奇将军胡奇才

作 者:李建力 鹿彦华

责任编辑:吴述波

装帧设计:赵光明

责任校对:马 涛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wycbs @ 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文化局次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32

字 数:214 千字

印 张:8.75

印 数:1-4000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719-1/I·1319

定 价:1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入尘世饱经风霜苦 出乡关怒走从军路	1
第二章	闯枪林英雄正年少 溅血花百战大别山	16
第三章	军旗下荣辱育将才 征途上生死不离鞍	34
第四章	识大体师从李先念 顾大局德服王树声	46
第五章	许世友美酒敬爱将 陈再道杀马犒雄师	67
第六章	征甘肃误哭徐向前 会延安初识邓小平	85
第七章	逢淑女千里结良缘 斩倭寇举家战山东	99
第八章	打冶源一战留美名 渡渤海舍命闯关东	116
第九章	沙岭村血战廖耀湘 本溪城叹识李福泽	145
第十章	猛虎将发威新开岭 毛泽东喜促嘉奖令	166
第十一章	配警卫陈云情谊重 赠宝书罗帅心意长	197
第十二章	毛泽东严令战辽沈	

2 传奇将军胡奇才

	胡奇才横刀镇塔山·····	205
第十三章	四纵队杀气贯今古	
	大将军雄风照汗青·····	218
第十四章	贺战功朱总摆家宴	
	慰忠良总理亲送医·····	242
第十五章	返东北剿匪助高岗	
	入朝鲜礼敬彭德怀·····	246
第十六章	为万民飞身跳黄河	
	架金桥天堑南北通·····	254
第十七章	太平年难忘烽火路	
	岁月久更红中国心·····	260

第一章

人尘世饱经风霜苦 出乡关怒走从军路

—

1914年农历八月初九下半夜三星正南时分，胡奇才将军来到人间。他出生在一户良善且又懦弱的人家，那人家祖居在大别山深处的一道褶皱里，世代贤良，逆来顺受，土里刨食，日子过得凄凄惨惨，家境寒酸苦涩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按多年流行说法，但凡万物入了这等门第，不是历劫，便是受难，因此头一声啼哭也更加高亢，嘹亮，非比寻常。或许是这一缘故吧，左邻右舍回忆说这位胡老将军当初降生时一落地便放声痛哭。在那些个黑漆漆的夜里，秋雨连绵，这哭声一浪高过一浪，直叫普天之下为爹为娘的人莫不长吁短叹，愁肠百转。

话休絮烦，却说胡奇才从此便在故乡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一步步开始了他长达八十四年的丰富多彩、传奇的人生之旅。

将军的故乡位于大别山深处，山高林密，河流纵横，狼虫出没，岁岁年年盛产五谷桑麻，百般菜蔬。按说此丰腴膏肥之地，理当造就福乐康寿人家，可事实并非如此。

2 传奇将军胡奇才

将军的祖父胡克广，于大清同治年间来到大别山，生得身强力壮，膀阔腰圆，尤其一部络腮胡须，刚劲挺拔，折射出一个男人的实力。只可惜这么一表人才，却全盘继承了胡氏家族温驯谦恭的门风，从而彻底丧失了抗争能力。他劳作一生，种植稻粮千万石，不知催肥了多少公子王孙，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兵匪窃贼，于自己身上却仅挣得五男二女，食糠咽菜。老人家不止一次的暗自垂泪，不止一回的自怨自艾，却从未想过去杀人越货、去劫富济贫、去扛起一杆红缨枪或打造一把龙泉剑痛斩不平。胡奇才出生那年，祖父已经六十岁了。六十年风雨艰辛，他早已没了生活的指望，黄土垄中已陷下去半截的身子，还干什么？惟一能干的事情便是对已往生命的总结与反思了。也许是为了自己，也为了子子孙孙，粗通文墨的他便把几生几世的辛酸搓来搓去搓成几句话高悬中堂，并随时随地反复阐释一再吟诵。

有有无无且耐烦，劳劳碌碌几时间。
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
古古今今多变革，穷穷富富有循环。
将将就就随时过，苦苦甜甜命一般。

胡奇才始终记着并且终生痛恨这幅中堂。

七岁那年，爷爷头一回念给他听，他睡着了。十岁那年，爷爷第二回念给他听，他说这是屁话。爷爷大怒，一巴掌把他打个趔趄。

“好好看住他，这是个惹祸的根苗啊！”自从七岁死了娘之后，爷爷几乎一天一遍的严厉提醒和警告父亲，要他牢牢拴住胡奇才，把他拴得死死的。

可人是能拴住的吗？胡奇才到底还是惹了祸！

二

十一岁那年，胡家借债开了一豆腐坊。胡奇才奉了父命，几乎每日都要挑着一担豆腐，南庄北村，沿街叫卖。小孩卖豆腐，狗也来欺负。胡奇才为了防狗咬，手里总拿着一根木棍。这就是胡奇才少年时代艰辛的生活。胡奇才从记事起就没有开心地笑过。不是他不会欢笑，而是生活的重负压得他不知道欢笑是什么滋味。

普天下谁人最疼没娘的孩子？自然是外公外婆了。胡奇才的外婆祖居八里外的严家畈村，日子过得刚刚能解决温饱。两位老人时常念叨着女儿遗留在人间的四条小生命，挂念着他们的衣食住行，念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念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笑一愁。在女儿刚刚过世的那些日子里，老外婆哭坟哭得声噎气断。多少次把她拉起来，她又多少次再扑上去，白天拖回家，晚上又爬着去哭。胡奇才后来每每想起外婆在月光下哭坟的情景便心如刀绞。外婆是母亲的母亲，老人万分珍爱自己生养的一双儿女，她那些天翻来覆去只哭一句话，外婆说阎王爷怎么不让我替了你去呀！苦命的闺女呀……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痛楚整整折磨了外婆三个年头，直到上完三年坟，直到四个没娘的孩子都逐一长大，老人那片破碎的心灵才总算缝上线止住了血，结了一层痂。这些年外婆一次又一次的驱赶着外公和舅舅，让他俩把胡奇才兄妹轮流往家背，背到家里，背到炕上，背到她那温暖的被窝里，竭尽所能，让他们享受他们本该享受的母爱。如今胡奇才不用接不用背，竟然像只记路的小狗一般跑到她跟前来了，外婆顿觉眼前光亮，心里猛地绽开了一朵鲜花。

一天晚上，胡奇才吃了一顿饱饭，然后就钻到外婆怀里，听

她讲了一串又一串的故事，直到月亮下去了，他都睡了一小觉了，外婆还在絮絮叨叨的叙说着天上人间，古往今来。末了，他听外婆长叹一口气，说：“没敢想孩子长大了，只可怜他娘在阴间，什么也看不见了……”说完便低声哭泣起来。外公躲在黑暗里说：“睡吧！”外婆便贴着胡奇才的脸蛋，流着眼泪睡了。

从此，胡奇才在外婆家住了将近一个月，他跟着老当益壮的外公，上山捉鸟，下河捕鱼，偶尔还溜到桃园里偷桃吃，每每吃得尽兴方才罢休。历尽人世沧桑的外公胸怀宽阔，性情豪爽，以苦为乐。他在充满情趣的日常生活中深入细致的教给外孙许许多多做人的道理和谋生手段，叫胡奇才受益终生也感念终生。胡奇才从外公那里学的最漂亮的一手学问便是喂牛。外公告诉他说牛、马、驴、骡是庄稼人的命根子，都是有灵性的天赐之物，人敬它一尺，它敬人一丈。单说养牛吧，养牛就要圈干草足，在外面放牛，一定要让它把肚子吃圆才能回来。冬天天冷，要给牛喝温水，秋天虫多，要往牛嘴里喷香油，以防生病。外公指点他说：“牛也跟人一样，不能让它太苦太累，要想办法给它调剂生活，譬如干了重活之后，就要找些稻草，找些黄豆，把稻草编成一个个小圈，包着一点点黄豆，塞到牛嘴里，让它慢慢咀嚼，细细品尝……”外公说，有咸有甜，有苦有乐，有冷有热，这才叫过日子啊！……

就这样，胡奇才傍依着外公外婆，沐浴着阳光雨露，享用了童年里惟一段美好的时光。只是他不知道，此刻天边正升腾着一朵不祥的云彩，这不祥之物不紧不慢正缓缓向他家飘来。

三

这年春末夏初，刘正平刘大人骑马来到胡家门前。

胡奇才爷爷知道东家这是“看谷说课”来了，便急忙率领全家恭恭敬敬地出门接驾。

何为“看谷说课”？据胡奇才解释，这是一代豪绅刘正平首创并且惯用的一种盘剥佃户的办法，具体说就是每年稻谷发黄时节，由良田主人刘先生骑一匹花斑骏马逐一巡视佃户种稻情况，根据稻田之长势，预测当年收获，根据预测的收成，现场搞定当年的地租。——这种办法的妙处就在于它能增加东家的威严，提高主人的形象。在每年的这一天，刘氏信马由缰，只需在舌头尖上轻轻款款的吐一个阿拉伯数字，便能决定一户人家的生死存亡，悲欢离合，——这是何等威风啊！所以在黄安县高桥乡一带，如有谁家孩子不好好睡觉或大小便不通，郎中们往往喊一声“刘大人看课”，便药到病除。没人知道这味药持续了多少年。

却说刘正平下得马来，龙行虎步，进了胡家破败的院子。他先是掏出一块指南针，反复观察了一下房宅风水，直到看不出有什么发迹的现象，这才放心地长舒了一口气。他叫来胡的祖父和父亲，一手牵着一个，来到那幅中堂前，开怀大笑：“好啊，好啊胡克广，你这幅字写得好，能忍身自安，知足者常乐，你是个晓事的人哪，你不糊涂。”

胡奇才的祖父匆忙谦逊谢道：“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庄户人家，也就是图个平安二字——这还得托东家的福啊！”

“好说好说，”刘正平话题一转，忽然问道，“我听说克广你那个夜哭郎长大了，你叫他出来，我看一眼哪！”

胡的祖父憨厚地说：“那孩子不成器，让他爹打发到外婆家

去了，哪敢劳东家牵挂。”

刘正平说：“我说克广，下面咱是不是下田看课。”

胡的祖父急忙答应一声，便替刘正平牵着花斑骏马，一步步走向自家租种的五亩稻田里去了。

这一日，刘正平竟用了整整一天时间给胡家看谷，最后还是找了个有杏帘的地方，饮酒大醉，醉后一口咬定说这些地每亩至少能打四百斤稻谷。

胡奇才爷爷一听这个数就急了，跪下去苦苦哀求，说大人哪大人，亩产三百就算到顶了，把小人全家都做了肥料也打不出四百斤呀！

刘正平看着胡奇才爷爷在地上磕头作揖，禁不住放声大笑，他拍拍老人肩膀，语气亲切地说：“克广啊，我说四百就四百，我家金口玉言，自古就是这么传下来的，改不得。如果交不上呢，也不要紧，叫你孙子来我家干点儿活，打个工，也就顶了。”

说完便大笑，出门上马，扬鞭而去。

四

这年秋风起的时候，胡奇才理所当然地进了刘家大院。

刘家宅院何等富豪，从前胡奇才只听一个说快板书的唱过，但他认定那家伙是在神吹胡擂。如今果真走进来了，他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咫尺之间，本地竟有这么一处富丽堂皇的所在。真是一见吓一跳，他不由自主的回想起说书人的唱词来了：

说书的，人前站，竹板一打响连环，
刘大人，听我言，单表贵府后花园，
后花园，有多大，它比襄阳宽三宽，

结成花果比星多，施上肥料千万船，
三江四水来浇灌，浇了五年地不干，
月季牡丹长成树，红梅翠竹上九天，
十八丫环采花去，一百年后才回还，
遭人与她说婆家，情郎年方一百三，

.....

胡奇才说那是他平生头一回开眼界，尤其与自家八代人前赴后继方挣来的那三间茅屋相比。他感到这人间太不公平了，这些狗杂种凭什么就能住这个，而爷爷和外婆偏偏不能。胡奇才心头猛地燃起一把火，跟着那双亮晶晶的小眼睛也渐渐充血，射出两道冷冰冰的寒光。

按照刘正平与爷爷的口头合同，胡奇才要来刘家当一季短工，从秋到冬，干到年底，以弥补当年欠缺的地租。他一进门，便有刘家一个黑矮肥胖的家伙，领他去管家房里报了到。那家伙半闭着一双肉泡眼，哼着鼻子，带胡奇才上来下去，这里那里，一关关的办手续。手续一完，就把他带到一盘石磨坊，说：“从今往后，你就在这里碾米，多干活，少吃饭，别耍奸，懂了吗？”胡奇才点点头，说：“哪里睡？”那家伙横了胡一眼，极不耐烦的指着磨坊左侧一架牛棚，说：“那里。”

于是，从这天起，胡奇才便又多了一重人生体验——打短工。当天，他抱着一杆磨棍，推着一架千斤重的石碾子，轰隆隆，转了一圈又一圈，直把星星转满了夜空，这才下了磨，去找饭吃。一抬头，却忽见黑矮汉子把门口给堵住了。

黑矮汉子说：“不错，比那头老叫驴强多了。”

胡奇才听听话头不对，便吆喝起来：“你是怎么说话？”

黑汉子明显是有备而来，只见他一招手，身后又站出几个手执皮鞭目露凶光的人物。

黑汉子说：“小子还横，办他。”

那群人便一拥而上，把胡奇才打倒在地，踹够了，打够了，然后又扬起生牛皮做就的皮鞭，扎扎实实的抽打起来，直到把胡奇才抽打得皮开肉绽……

月黑风高，四壁泥糊的牛棚里，一灯如豆，飘飘摇摇。胡奇才仔细察看着狗腿子伤害后留下的痕迹，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就是不掉一滴泪。有的伤口流血太多了，染得一地稻草红彤彤的，他急忙抓起一把土，捏细了，往伤口上布撒。大别山的红土能止血，百灵百验，这是外公告诉他的。可是血流多了，像碎了酱油瓶似的，土也是止不住的，更何况浑身那么多破皮烂肉，总不能像牲口那样去土堆里打滚呀……

就在胡奇才咬牙切齿，百般为难的时候，牛棚外忽然走来一个身着长衫的读书人，那人身材瘦长，面带微笑，双目炯炯，胡奇才一见之下，便油然生发了一种暖融融的好感。

读书人说：“打得不轻吧！能挺过去吗？”

胡奇才两眼溜圆，紧盯着他，点点头，表示还受得了。

读书人摇摇头，笑了，他走到胡奇才跟前蹲下身子，端起油灯，认认真真的逐一审视了条条鞭痕，然后说：“我有个治鞭伤的偏方，你肯试吗？”胡奇才点点头。“不怕我害你吗？”“不怕！”读书人的眼圈马上就红了。

一会儿工夫，读书人捧来一捧热气腾腾的鲜马粪，他说，起来，把衣裳脱了，胡奇才便脱光了衣裳，背过身去单膝跪下。

读书人把热马粪倒到右手，却腾出左手来一把把地抓着，往胡奇才万紫千红的脊背上一下下地涂抹。抹完了背，又让他躺下，仰面朝天，从头到脸，从脖到肚子，从大腿到脚，一处处的接着抹。就这样，胡奇才便在刚挨过一顿毒打之后不久，又被一个夜半三更从天而降的读书人涂了一身臭烘烘的马粪。读书人含笑说：“小兄弟，五天后，你这鞭伤准好，而且还不留疤痕！”

五

五天后，胡奇才果然就痊愈了，一身皮肉完好如初，而且还添了一种特殊本事——能预测天气阴晴。

好哇！胡奇才暗自庆幸道，只要小爷我一条命在，不愁没报仇雪恨的那一天，不信太阳只在他刘家门前？！此后他干活更卖力气，每日在磨房里奔走如飞，天天搞得尘土飞扬。

刘正平听说了，逢人便讲：“不打不成才呀，好狗好猫都是打出来的，见刺就拔，见杈就打呀，这不又打出来一个。”

半月过后，他还叫人烧了一盆酸辣汤，送给胡奇才，胡奇才接了，一饮而尽。

到此为止，看情形，刘家还没有加害胡氏全家的意思，胡奇才对爷爷、对父亲、对兄妹的担心可以放下许多，因此他很高兴，也很自豪。好汉做事好汉当，天塌下来我顶着，一个顶天立地的少年绿林在刘家大院的鞭花声中逐步发育成熟了。至于什么时候复仇除霸，杀人放火，那得瞅机会，当前最主要的是先找到那个往自己身上抹热马粪的读书人。想办法报他的深恩大德！想办法弄清他是个何许样人！

谁知道那是个什么人物呢？半月来胡奇才激动、好奇，四面八方打探那读书人的踪影。终于有一天，他问到一個老厨子，胖胖的老厨子先是一愣，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

他说：“小崽子，这是你的福气，要不是他，你不死也废了。”

胖厨子姓杨，人称杨师傅，生年五十，因做得一手好饭菜，便将大半生时光消耗在刘家下等厨房里，专门料理鸡鸭豚犬、长工短工的一日三餐。他平日无事，只喜饮酒睡觉，至今尚未婚

娶，却精力过盛。这刘家大院一年四季谁受赏啦、谁挨罚啦、谁跳井啦、谁失踪啦、谁被打断腿啦、谁被半夜里拖出去活埋啦、谁头痛脑热啦、谁扒灰养小叔子啦，他都爱打听，也都知道，信息灵通得很——胡奇才问他真是问对了人。

这天晚上，从杨师傅滚滔滔、酒气扑鼻的叙说中，胡奇才终于知道了自己的救命恩主原来就是黄安县大名鼎鼎的张楚峰先生。张先生本是羊子山张家湾村人，距离胡奇才家仅八里地，救胡奇才那年他正在刘家做教书先生，还不满三十岁。

张先生是大别山的徐文长啊——杨师傅一口酒入了肠胃，眨眼间便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一口气讲了张先生两个传奇故事。

头一个故事，传说张楚峰在县城读书的时候，正好赶上一届县长离任，那县长本就是满清的一个贪官，虽说是穿了几年民国官服，可一如既往，这时就有苦大仇深的人找到张楚峰，让他想个办法出口气。张立马答应了，等县长临走那天，他便找了几个同学，敲锣打鼓的去送匾，匾上写着“五大天地”四个字。县长很高兴，问怎么解释，张楚峰就站出来了，把县长拉到一旁，小声说：“县长家里是金天银地，县长床上是花天酒地，县长办公室是昏天黑地，县长名声是熏天臭地，如今县长要走了，百姓们说是欢天喜地……”

第二个故事，传说他有一年到了新洲县，在一户柴姓地主家教书。柴家是本县名门望族，家大业大，人见人怕，这东家是个享尽荣华富贵的人物，他惟一的烦恼就是长了一颗秃头，因此也就格外忌讳。凡来他家干活的人，都有规矩，一是绝对禁止说有关光秃秃之类的话的。

张楚峰一进门，大管家便按惯例，~~庄严~~宣布了注意事项，一再强调他务必禁忌。张听了，摇摇头，说：“老大人，要这样的话，你们家冒犯老爷的可就多了！”大管家一跺脚：“胡说，谁敢？”

张楚峰笑着说：“第一，你们家鸡犯了规，它每天打鸣，都要叫‘几根根——几根根——’这不是骂老爷吗？第二，你们家狗也犯规，你们家狗每见了要饭的就‘光光光’的乱吆喝，这不也是骂老爷吗？第三，你们家黄牛也不对，一动弹就叫‘没毛——’这是说谁呢？第四，你们家这沙郭就更坏了，烧上火就‘秃秃秃’，这不明目张胆骂人嘛……”

张楚峰还没说完，那管家就背过气去了，两边家丁嚷嚷了一阵子，很快就把张逐出大门……

有关张楚峰的传奇故事，叫胡奇才激动得手舞足蹈，他隐隐约约觉着这位张先生一定不是个简单人物，很想跟他说几句话的。于是他再三再四的央告杨师傅，请杨带他去看看张先生。杨告诉他说张老师告假去黄安城办事去了，等几天肯定回来。

三天过后，身着长衫的张先生果真来到胡奇才的牛棚。

胡奇才说：“张先生，你的传奇故事真过瘾，您真有能耐。”

张楚峰兴奋的大笑起来，他拍拍胡奇才的脑袋：“挺聪明，想不想念书呀？”

胡奇才说：“想！可我爹没钱。”

张楚峰说：“我教你，不收钱，行不行？”

“恐怕不行吧！”胡奇才很认真的看着张先生的眼睛，犹疑不决：“你是刘正平家的人啊！”

张楚峰再次大笑起来：“我和你一样，也是个干活的，怎么成他家的人了？”

胡奇才真做了张楚峰的学生。当时，他觉着张是像一轮真正的太阳。直到若干年后，胡奇才还是念念不忘的一遍一遍地说，张是他今生今世的启蒙者和引路人。

六

经过一番斗智斗勇，张楚峰终于成功的扩大了私塾的招生范围，不少穷困人家子弟借此机会踊跃入学。

胡奇才爷爷牵着胡奇才，第一个进了这所学校。黄安自古重教，学宫、书院、子曰铺，遍布城乡；程颢、程颐、李贽、苏轼，都曾来这著书立说传道授业，所以黄安不仅多有豪侠仗义的英雄好汉，也涌现出了数不清的文人雅士。当然，把孙儿送进去也不是指望他一举成为鸿儒硕彦，巨贾高官，只愿他能在那里虚心接受圣贤们千古不变的谆谆教诲，陶洗野性，换骨脱胎，至少做一个不惹是非的彬彬君子。

爷爷诚恳地说：“这孩子不成器，叫先生费心啦，他要顽皮您就打！”

张老师说：“好！”

短暂的读书生涯开始了。胡奇才和大家一起读子曰诗云，读四书五经，日子过得舒适快活。尤其跟张老师在一起，本是少言寡语的他变得口若悬河能言善辩，因而也就更讨张先生的喜欢。每天下学，张总是把胡奇才单独留下，和他谈天说地，谈山里山外许多新鲜故事，有时谈得兴起，还常常随口哼一些崭新的歌谣，教给他唱。

譬如：

冷天无衣裳，热天一身光。

吃的野菜饭，喝的苦菜汤。

麦黄望接谷，谷黄望插秧。

一年累四季，都为谁人忙。